

豆是第二季豆。它还有个高雅的名称，芸豆。不过豆老爹不知道这个名词。

三月风光里，豆老爹背着芭篓，装着豆种，拿着点锄，一瘸一瘸地上坡。

坡是阳坡，侧边有条小溪，一年四季流水潺潺，不管夏天还是冬天，从没有断过流。

村里的地荒了不少，可惜了当年农业学大寨，改田改土。豆老爹心酸酸的，自己这条腿，就是修梯地时被石条子砸伤，成了瘸子。

但他从不后悔。

土地一下户，风调雨顺，年年丰收。不修这些梯田梯地，没有改田改土，行么？

豆老爹已挖不动这坡地了。村里连牛都没得一头，犁不了地。他只好用点锄挖个坑，丢下第二季豆种子。

真不经老，躬腰埋头，就一哈哈儿，腿酸、腰胀、头冒虚汗。当

年，自己可是生产队一等的壮劳力，抬石头，扛拌桶，哪个活重干哪个。光“五好社员”奖状，就挣了七八张贴在堂屋，出席过公社“农业学大寨”先进表彰会。

不知是谁放的风，说豆老爹在种豆。七老八十走路打偏偏的冬瓜，牙齿掉完嘴巴像黑洞的老窟窿，同样带着点锄来了。

冬瓜：你个彩电（豆老爹走路一蹶一踉），回来了也不哼一声，你城里当官的儿子虐待你？你带回的好吃独食呢？

这真冤枉了豆老爹。每次回村，他都带有好酒，和老伙计们一起喝。这次，他打算种完豆再喝酒。

豆老爹傻笑。他心里暗乐，

儿子对他好着呢，别的不说，光每天早上打豆浆，买包子、馒头、油条、白糕，换着口味吃，比解放前的地主还地主。

老窟窿：你又回来种啥豆呵？你哪年收过豆？

嘿嘿嘿，还真是实话。自从老伴去世，豆老爹被儿子接进城纳福，他年年回家种豆，可是，年年没有收获豆。野猪糟蹋了，鸟儿啄了，或者是没及时收，霉烂了。

可豆老爹乐此不疲，年年不收，年年种。

儿子不明白为啥，直到一晚，豆老爹讲：

娃，你不晓得，要不是这些豆，我哪还活得到今天？也没有你。

## 芸豆花开

文/马卫

根本没有花。退耕还林，野猪比家猪发展还快，离人户远，没人管的地，成了它们的乐园。

好在村里别的人家种了第二季豆，正开着花呢。白色的，红色的，紫色的，像蝴蝶一样栖歇在绿莹莹的藤上。

他小心翼翼地收集些花朵，用塑料薄膜装好。回到城里医院，豆老爹看了第二季豆花，才落下最后一口气。

豆老爹的骨灰埋在他家包产地。年年，除了春节、清明节，儿子还要再回来一次，就是在豆老爹的坟头种第二季豆。

怪不怪，野猪再不来拱。

白色的，红色的，紫色的芸豆花，开在豆老爹坟头，一又一年，像蝴蝶一样飞舞。



## 留香

文/刘腊梅

八月又临，桂花吐蕊，香风满城，日子因之而多情起来。

倚窗而立，小楼西风，满屋送香。循香而往，见行道旁数株朱红的丹桂开得星星点灯，如焰火热烈。

这样娇小玲珑的花苞，能够释放如此强大的能量，我不由生发出敬仰之情。自然万千花卉中，有比桂花艳丽多姿的，比如那牡丹、芍药，有比桂花香气更浓郁的，比如夜来香、栀子，我却更衷情于桂花，大概是因为它的好寓意和好时节了。

桂情贵，桂子香，中秋至，人们对这样传统的团圆节日非常重视，因之，桂花便意义深重了。追溯起来，又有远古的神话嫦娥奔月，桂生满月，吴刚伐桂，那桂树便染上神话色彩。在千万年的历

史中古色古香，桂花就有了魂，不再是凡物了。

然而桂花花期并不长，一朝风雨，花残香败。于是，人们便酿了桂花酒，做了桂花糕，蒸了桂花露，那花魂便生生不息，世世不灭了。

又值花香浓，我且也附庸风雅一回，提了竹篮，至桂树下。犹豫着，我无法判断这几株漂亮丹桂的归属权是公是私、姓张姓李。如果是物业管理，那我怎么才能赖一赖呢？

然爱心切，四下瞅瞅，并不见人，心里又替自己“辩护”：这灰蒙蒙的天，眼见得要下得雨来，一场洗劫落得残花遍地众人嗟叹，不如留点新鲜的原香下来，做一回赖皮也无妨。

于是，匆匆摘了几簇，携一篮花香回家，奢侈得像拥有了整个季节。分一部分置于小坛，注酒，密封，酒香与花香在这美好的季节里邂逅，交融，像恋爱中的男女。剩下的桂花铺平，晒干，置小罐封存，有些古法制茶的仪式感。煮茶的时候，拈一撮花香，玲珑的花朵在滚水中翻转，绽放，被

重新注入能量，复活了鲜妍。闭上眼，桂香隐隐，那十五的满月，飞天的嫦娥，玉兔嚶嚶，伐桂叮叮，都在眼前耳畔了。

这几日皆是风雨，不由心疼起那几树桂花，不知道谢了没有，不知道还香不香？

想想坐不住，撑了伞前往探视，咫尺之遥竟也忐忑难安。

人啊，对于美好事物总是心生向往，对于美好事物的消逝总是心怀感伤。眼见得那些美丽的容颜已败给了风雨，心中耿耿遗憾，继而又庆幸，还有桂花酒、桂花茶聊以慰余。

伫立花树前，不语不言，想着，花颜如人面，终是难抵风雨。时间节节流走，把生命留在了岁月深处，惟有那缕花魂，被封在了时间的记忆里，不老不灭。

人比花同，在沧桑里作古，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，是不老形还是不朽的魂，谁又说得清楚？惟惜得眼前花，活出自己的灿烂，方不负韶华。

转身而去，隐淡的花香在凉薄的西风里若有若无，身后，是滚滚不止的生命长河。

## 丝瓜球

文/杨小霜

秋风不知不觉地从山林里向着门前这颗桂花树袭来，一些还未被阳光遗忘的花骨朵正努力绽放着，金黄色的小花瓣，不停地向着这个村庄输送香气。

缠绕在树枝间的丝瓜藤蔓在阳光和风里逐渐干涸，高高挂在桂花树上的丝瓜，早已失去了夏日里的圆润和神气。

灶孔里的火在我手中柴火的作用下，逐渐凶猛了起来，母亲从水缸里舀了几大瓢井水，不一会儿，水蒸气就把整个灶屋淹没了。从锅旁飘出来的浓烟，把母亲的眼睛熏得生疼，一阵又一阵的呛咳，来自于我手中这个被雨水打湿的苞谷梗。

看不清锅底在哪里的母亲，总是眯起双眼，僵着脖子，一只手插在腰间，另一只手拿着洗碗球熟练地在锅里洗刷着。

淘气的鸟儿爬上高高的屋顶。黛瓦和炊烟不停交错着，父亲正在园圃里劳作。白露以后，小河坎是所有丝瓜藤蔓最后的归宿。那些在藤蔓上就已经泛黄蜕皮的丝瓜失去了最后价值，没有任何一颗丝瓜能够逃离匍匐大地的命运。除非是某一根具有特色的丝瓜，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里，刚好碰上挂在灶台上的洗碗球腐烂。

被带回来的老丝瓜像父亲脚上的茧一样硬，但勤俭的母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被利用的东西。摔烂的洋瓷盆被母亲种上了大蒜，不成形的衣架被当做了篱笆，父亲扔掉的竹枝条被做成了扫把……在母亲的眼里，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，老丝瓜也一样。

母亲总有她的办法。把这些个老如树根般的丝瓜先晒几天，随后用小刀祛除厚厚的壳子，用水洗去多余的籽粒，老丝瓜就这样“破茧成蝶”了。一根可以做成一到两个丝瓜球，一年的洗刷用品，就这样从母亲的双手里生出来了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，门前的桂花树已经老了，每年盛开的花朵虽然一如昨日般甜香，但不少枝叶早已不复当年。它用躯体养育的虫子一条比一条肥硕，一些化为蝶飞走了，还有一些正在努力蜕变。

可这桂花树眼看要被掏空了，这时候的我甚至害怕任何一场风的来临。

当初栽种丝瓜是为了倚上桂花树，现在看起来，丝瓜藤蔓却仿佛成了桂花树的生命伴侣，一起努力唱和它们自己才能听懂的那首歌。

工作以后也曾给母亲买过护肤品和护手霜，但母亲为了给我省钱，总不愿意用，她认真地说：“这丝瓜球是天地生的好东西，自然、养人，不但洗碗洗得干净，还能护手呢。”

直到自己为人妻母，洗手做羹汤，在城里明亮干净的厨房里，用过塑料刷、钢丝球等等流水线生产的清洁工具，才明白这丝瓜洗碗球的“天然”动人之处。而回到那个浓烟滚滚的灶屋，瞥见时光里那个忙碌的身影，才明白母亲所说的“护手”，不过是给自己和儿女的一丝安慰，就像桂花树上的那一枝丝瓜藤。

生活，不在于，它是否“看起来”有趣；而在于，我是否“感受到”它的趣味。  
崔雅兰 图

